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三十七回 真急色春宵圓好夢 假堂差黑夜渡陳倉

且說章秋谷走後，眾客人陸續告辭。依著方子衡意思，今夜就想要住在蘭芬院中，怎奈陸蘭芬身價甚高，等閒不敢開口，又不好意思露出那性急的樣兒。俄延半晌，已有三點多鐘，蘭芬催他走了。自此之後，方子衡天天在蘭芬院中吃酒碰和，竭力報效，有時也遇秋谷在座，卻只是冷眼看他。光陰迅速，不覺一連已有數日。方子衡見蘭芬雖是待他甚好，卻是落落大方，全沒有一些兒女溫柔的情態。方子衡忍耐不住，微微的露些仰慕的意思出來。蘭芬聽了只是微笑，並不回言。方子衡急了，捉個空兒私下向著蘭芬再三央告。蘭芬著實沉吟了一會，方向方子衡附耳說了幾句。方子衡不懂，連忙問他說的什麼。蘭芬又向他說了一遍，方子衡雖已聽得，但不曉得蘭芬是個什麼意思，仍是漠然。蘭芬口分好笑，把方子衡推了一把，道：「耐格人啥實概介？」又拉著方子衡去坐在榻牀上，兩人對面躺下，蘭芬方才低聲說道：「耐心浪格事體，倪蠻明白來浪。就不過有一件，倪為仔格件事體，心浪向也轉仔幾化念頭哉。」方子衡連忙追問他究竟為著何事，蘭芬方才歎口氣，道：「故歇倪格身體賽過是個討人，說撥別人家聽仔阿肯相信？倪來浪張家裡出來格辰光，一榻刮仔帶仔一個衣包，耐想嚙撥洋錢，陸裡好做啥生意？衣裳頭面，搭仔房間裡家生，樣式才要拿仔洋錢去辦，格末間架頭哉。區得有兩個娘姨相幫，搭倪搨仔三千洋錢帶擋，難末總算將就過去。陸裡曉得格兩個娘姨搨仔帶擋，格末叫討氣，拆仔利錢勿算，另外還要搭倪講個拆頭。」

做起客人來，倪自家一點點作勿來主。些少客人面浪推扳仔點末，俚篤就要咕嚕哉，說倪做生意勿肯巴結。倪末一逕是老老實實格人，勿會勒客人身浪敲俚格竹槓，俚篤又要說倪來忙頭裡向做起恩客來哉。真真叫啞子吃黃連……有苦無處說。倪總想生意好點，多點洋錢下來，拿俚篤格帶擋還脫仔末好哉。剛剛格兩節格生意勿好，差勿多單做一個開消，格末也叫無說法。方大人耐想想看，叫倪陸裡好做啥客人呀！」

方子衡聽了陸蘭芬的一派花言巧語，竟自信了。暗想：「他自己不能作主，不過客人多費些銀錢，也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。」便又欠起身來，偎著蘭芬的粉面，問他道：「既然你這般說法，我便去把娘姨叫了進來，當面商議可好麼？」蘭芬不語，只點點頭。方子衡又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也要你自家斟酌一番，可有什麼勉強之處？」蘭芬聽了，瞅了方子衡一眼，把一個指頭指一指方子衡，又指一指自己的心口，然後斜溜秋波，嫣然微笑。方子衡見了大喜，連忙叫了娘姨進來。

娘姨阿金走進房中，蘭芬急朝他使個眼色。娘姨會意，不等方子衡開口，就拉著他坐到牀上，咬著耳朵講了一回。方子衡好像有些不肯的一般，微微的把頭搖了一搖。阿金出聲笑道：「阿唷！方大人耐勿曉得，倪先生來浪上海灘浪總算有點名氣，客人篤轉起念頭來，用脫仔三千二千直頭無啥希奇，換仔推扳點格客人，俚就洋錢再用得多點，倪倒也勿放來心浪。勿瞞耐方大人說，用仔洋錢近勿到身體格客人，多煞來浪。倪剛剛說格閒話，不過繃繃倪自家格場面，勿是敲耐啥竹槓，耐方大人也蠻明白來浪。」幾句話，已把方子衡說得暗暗點頭。阿金又道：「耐方大人是有名格闊客，比勿得啥別人，倘忙就是實梗隨隨便便攀仔相好，勿要說倪先生毋勿落格個台，撥俚篤說起來，就是耐方大人面浪也無啥趨勢。」方子衡聽了點頭稱是。當夜無話，不提。

只說陸蘭芬自和方子衡有了相好，竟教他把行李搬到自己院中。蘭芬的房間本來甚多，騰出一間房間叫他住下。方子衡被蘭芬哄得終日昏昏沉沉的，也不去理會別的事情。蘭芬要他代買了一付珍珠頭面，又是一付金釧臂，差不多也化了二千開外。蘭芬趁著沒有客人的時候，便來陪著方子衡慇懃說笑；也有時客人連連絡絡的不斷，直到天明之後方始回房，陪著方子衡睡覺。

事有湊巧，忽一天來了兩個住夜客人。一個叫陸小廷，是銀行董事；一個叫于芹甫，是個當舖東家。同蘭芬多是幾年相好，性情極是豪奢，銀錢更加揮霍，不約而同的先後都到蘭芬院中。蘭芬知道今夜推辭不得，權且把他們二人安頓在兩處房中，一面應酬，一面要想打個兩全其美的主意。想了一會，驀然計上心來，走到亭子間，叫了娘姨阿金，附耳與他說了一回。阿金點頭領會，蘭芬走了出來。

其時已有二點鐘，蘭芬便走到方子衡和于芹甫二人房內，略略周旋了一會，卻向于、方二人說道：「今朝來仔一個過路客人，格末叫來得討氣，一定要勒倪搭借一夜乾鋪，倪又勿好叫俚勿借，耐來浪房間裡向坐歇，勿要走。倪去仔轉來有閒話搭耐說。」二人聽了，自然如奉著綸音恩旨一般，那敢違拗？果然靜悄悄的坐在房中。蘭芬安頓了他們二人，款步出房去了。

約等有一點鐘光景，忽然樓下相幫高聲叫起出局來。樓上問什麼地方，相幫說是後馬路王家庫，樓上默然不應。于芹甫只道陸蘭芬真要出局，甚是心焦。不料不多一會，蘭芬走了進來，含笑說道：「格個斷命客人來浪要困快哉，倪勿去管理，阿要倪也因罷？」于芹甫道：「你不是要去出局麼？」蘭芬帶笑低聲道：「後馬路倪勿去哉，脫仔局也無啥希奇，勿要倪去仔，耐一干子勒浪等人心焦。」于芹甫聽了，自然感激非常，相將就寢。那知睡不多時，樓下相幫又高喊起來道：「徐大人叫到老旗昌去。」蘭芬故作嘆道：「深更半夜，來叫個斷命堂差！惹厭得來。」

于芹甫慌問他老旗昌叫局可去？蘭芬道：「姓徐個是倪搭老客人。俚耐叫格局，倒勿好意思勿去。」于芹甫默然；又問他幾時回來，蘭芬道：「說勿定，耐勿去末，倪定規早點轉來。」芹甫聽了又歡喜起來，點頭應允。

蘭芬略照一照鏡子，急急的到方子衡房內來，故意對著方子衡抱怨道：「格碗斷命飯，倪直頭吃得來勿要吃格哉。倪剛剛堂差轉來，老旗昌又來叫局，阿要討氣？」

在方子衡房內約有一點餘鐘，也不知他做些什麼，臨走卻叮囑方子衡道：「倪出局去轉來，長恐要天亮哉，耐定心點困歇。」子衡答應，蘭芬瞥然去了。

到得將近天明，蘭芬卻仍到于芹甫房內。芹甫正在朦朧之際，被他驚醒，問道：「你可是剛剛回來？」蘭芬點頭，便又上牀睡下。睡了一會，見芹甫已經睡熟，悄悄的蹇下牀來，不知何處去了。

芹甫這一覺，直到四點餘鐘方醒，睜眼看時，不見蘭芬在牀上，房內靜悄悄的，便叫了蘭芬幾聲，不見答應。只見阿金急急的走進來，問芹甫道：「于老爺要啥？」

于芹甫問他：「先生那裡去了？」阿金道：「倪先生剛剛起來，勒浪梳頭，阿要去喊俚來？」芹甫點頭不語。阿金去了多時，方見蘭芬雲鬢半偏，秋波錫澀。一面打著呵欠，慢慢的走進來。芹甫道：「時候尚早，你為什麼要緊起來？」蘭芬含笑道：「倪困勿著哉呀，難末起來去梳個頭，聽見耐來浪喊倪，倪頭也勒梳，要緊奔得來看耐，啥勿困歇起來介？」芹甫道：「我店中有事，二點鐘一定要自家到店，現在已將近一點鐘，也差勿多了。」蘭芬見他要去，知道他向來如此，並不相留，但道：「格末耐吃仔點心去，勿要餓仔肚皮，叫俚篤去叫仔一碗雞絲麵來阿好？」

芹甫點頭。不多時叫來，娘姨送上，芹甫吃了匆匆而去。那邊房內的陸小廷，七點鐘已經回去。

蘭芬一時打發了兩人，原到方子衡房內，殷懃勤的陪著他。方子衡那裡曉得蘭芬一夜之內接了兩個客人，依舊歡天喜地的照常相待。陸蘭芬見他瘟得利害，便把自己的全身伎倆施展出來，把個方子衡騙得伏伏貼貼的，竟把他當作世界之內有一無二的好人，漸漸露出要娶他回去的意思。

蘭芬聽了，正中下懷，卻故意不肯答應，向方子衡說道：「倪從前嫁仔格人，看看像煞蠻好，陸裡想得到故歇再要出來做生意。倪吃格嫁人格苦，吃得足裡足格哉，故歇倪想起來，再要去嫁人倒有點放心勿落。耐方大人肯討倪轉去，再要好也無撥。不過倪格兩年生意勿好，虧空加二來得大哉，倪想再做兩節下去，倘忙生意好點，還脫仔格虧空，格末再說到嫁人，阿是就容易哉。」

方子衡聽得陸蘭芬的口風推托，心上有些不快活起來，便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不肯嫁我的了？」蘭芬聽了，慌忙問道：「啥人說勿肯？耐格人末，一句閒話纏夾仔大腿浪去。倪要嫁人，像耐方大人一樣格人勿嫁末，再要去嫁啥人？不過倪心裡來裡想，

倪格虧空，故歇好像拖得重點，再做仔兩節下去，阿好撥輕點虧空就好哉。故歇倪總算是自家身體，只要無撥仔虧空，倪拍拍身體跟仔耐方大人就走，阿有啥人來要倪格身價洋錢？耐方大人故歇就要討倪轉去，剛剛正是尷尬格辰光，多花幾千洋錢，耐方大人自然是嘸啥希奇，不過倪自家像煞有點意勿過。」

方子衡聽了，沉吟一會，又問陸蘭芬道：「你究竟有多少虧空，可有一萬麼？」

蘭芬道：「一萬末勿到，也差勿多篤哩。」方子衡道：「既是不到一萬洋錢，料想我還開銷得起，我來和你還清債務何如？」蘭芬道：「耐方大人肯來搭倪開銷，倪阿有啥勿要格道理？不過倪搭耐想起來，耐也勿犯著實梗破費呢。」方子衡聽了不覺愕然，呆了一會，方問蘭芬：「為什麼犯不著這般破費？你這個話兒來得詫異，倒把我說得糊塗起來。」

蘭芬忍住了笑，走過來，裊裊婷婷的坐在方子衡身上。方子衡看蘭芬時，見他雙鬢滴翠，高髻盤云。梨渦頰上之痕，低俚檀口；楊柳懷中之玉，醉倚纖腰。真個是花月為神，瓊瑤作骨，把個方子衡看得骨軟筋酥，剛才和他說的什麼話兒，早一齊忘在九霄雲外去了。蘭芬低聲說道：「勿是呀，耐就是一定要討倪轉去，倪有一個阿哥來裡，大家也要商量商量，故歇熱煞格天氣，也做勿出啥格事體，索性讓倪做仔一節，下節脫仔牌子收場，倪外勢格局帳，也好去收收，多少收點轉來，貼補貼補。故歇倪搭仔耐賽過自家人哉，耐少用一個銅錢，倪心浪好像快活點。曉得耐有銅錢人勿在乎此，省仔洋錢下來搭倪多創點物事末哉，瞎用脫俚做啥？方大人阿對？」方子衡聽了，心上□分歡喜。

看官，方子衡雖然是個富家，但如今世上的情只有嫌少，那有嫌多的道理？況且他認定了陸蘭芬是個有情的女子，蘭芬的一番說話，又句句打到他心坎中間，那得不入他的羅網？有分教：

吹簫引鳳，淒涼秦女之台；金屋銀屏，辜負高唐之夢。

不知陸蘭芬究竟肯嫁方子衡與否？請聽下回分解。